

史学理论探索丛书

# 基础历史学与 应用历史学

中国史研究 近代史研究 世界历史编辑部 编

重 庆 出 版 社



2 032 2861 2

基础历史学  
与  
应用历史学



重慶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重慶

责任编辑：王登林

**基础历史学与应用历史学**

---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2.375 插页：2 字数：256千  
1986年12月第一版 1986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 3,000

---

书号：11114·92

定价：1.91元

6-19-11

20

## 编 者 的 话

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促进我国史学研究和教学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世界历史》编辑部根据全国历史科学发展规划的要求，共同编辑出版《史学理论探索》文丛。

本文丛是学术性的著作，每辑以论文为主，主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中外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历史与现状的研究，中外重要史学家、史学流派和历史著作的研究，以及史学研究中有争论的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等等。除论文外，每辑还包括有关上述内容的资料、动态、书讯和国内外史学理论论文要目索引等。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史学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了开创史学研究的新局面，当前亟需加强史学理论研究，建立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鉴于许多问题尚无定论，我们认为只有通过百家争鸣，各种见解的交流，才更有利于取得积极成果。这里发表的文章只代表作者的观点。

本文丛将不定期分类出版，每年出版1—2辑。深切希望广大读者予以指导、帮助，欢迎大家提出批评和建议。

《中国史研究》编辑部 《近代史研究》编辑部 《世界历史》编辑部

一九八四年七月

# 目 录

## 论 文

- 从历史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原则 ..... 戎 笙( 1 )
- 基础历史学与应用历史学 ..... 蒋大椿( 14 )
- 在历史研究中如何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 李明三 郭德宏( 47 )
- 怎样理解历史发展的动力? ..... 田昌五( 63 )
-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目前中国史学发展中  
的几个问题 ..... 宋家钰( 75 )
- 关于历史研究方向的若干意见 ..... 朱宗震( 105 )
- 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 瞿林东( 127 )
- 论柯林武德的史学理论 ..... 何兆武( 159 )
- 列宁与史学计量分析方法 ..... 郭希宁( 206 )
- 关于世界历史过程的认识 ..... 王 瑾( 228 )

## 资 料

- 近几年来史学理论若干问题综述 ..... 罗仲辉( 237 )
- 关于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与统一性问题探讨  
摘要 ..... 童 超( 257 )

- 近年来关于“历史与现实”讨论综述 ……………童 超(263)  
近五十年西方历史研究实践的发展变化 ……………陈广乾(276)

### 外国史学理论著作介绍

#### 历史认识论和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 介绍茹科夫《史学方法论概要》……………古 月(301)

#### 当代世界史学研究的新方向

- 介绍伊格斯等编《历史研究国际手  
册》……………唐荣智(317)

#### 史学理论及方法诸问题

- 介绍恩·恩格尔贝格《史学中的理论、  
经验与方法》……………李国林(329)

### 动 态

- 苏联史学界讨论“文明”与“文化”的概念 ……………陈桂荣(337)

- 近年来国内外史学理论论文要目索引 ……………(362)

# 从历史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原则

戎 笙

从客观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当前我们正在学习的《邓小平文选》的精髓。严格地遵行这一思想路线，就可使主观符合客观，使我们的认识符合实际情况，可以使我们在各项工作中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富有生命力，它之所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就是因为它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并且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我们在革命和建设中新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需要在理论上给予马克思主义的回答。近百年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自然科学方面有许多划时代的新发现和成就，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当时不可能看到的。马克思主义既要在革命实践中，也要在概括自然科学新成就的基础上，加以丰富和发展。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所要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是在革命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马克

思主义，是能概括自然科学新成就的不断向前推进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只有不断向前推进，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才能成为引导我们前进的指南。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也就是在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程。

邓小平同志说：“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sup>①</sup>我们办事情、想问题、搞科学研究，都要从实际出发，这一点现在已经没有人公开反对了。那么研究历史呢？是不是也应该强调从实际出发呢？这在史学界似乎还是一个需要讨论的史学理论问题。当然，这里所说的从实际出发是说要从历史实际出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要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历史。

古往今来任何一个阶级的历史学家，不管他自觉与否，也不管他承认与否，都以某种历史观作为自己的指导，都有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关键在于愿不愿意公开承认。无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公开申明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理论。因为这是经过实践反复检验证明了的科学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过许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我们提供了光辉的范例。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唯物史观的创始人，但他们在研究任何一个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时，都是从历史实际出发，根据大量的确凿的历史资料，进行分析和研究得出自



己的结论。他们反对头脚倒置的认识论，反对从原理原则出发，坚持从实际出发。我们看他们的手稿，那么认真地反复修改，不就是为了使自己的结论，更加符合实际吗？即使已经出版了的有世界影响的名著，当他们发现一些重大结论不符合历史实际时，毅然地依据客观实际修改自己的结论。《共产党宣言》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名著，其中曾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由于美国学者摩尔根对原始社会的研究提供了确凿的材料，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毅然从历史实际出发，尊重历史实际，没有把自己的结论当作万古不变的绝对真理。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的英文版中特别作了更正，明确指出，人类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的历史才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正的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这一卓越发现把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典型形式揭示出来了。随着这种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开始分裂为各个独特的、终于彼此对立的阶级。”<sup>②</sup>摩尔根是资产阶级学者，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因此而藐视他的卓越成就，在指出他的学说中的某些缺陷的同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将其中的科学成就引进自己的著述中，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学说。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中曾说：“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四十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sup>③</sup>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的，是在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中发展的；同时不要忘记，马克思主义是在形形色色的伪

科学作斗争中发展的，也是在吸取人类思维的卓越成就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在发展中，当然要随着科学的发展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忠于事实，就是忠于真理，就是忠于科学。马克思主义，也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在创立过程及其以后的发展过程中，敢于和善于吸取人类科学思维的最高成就以丰富自己。正因为如此，百余年来，马克思主义不断地战胜自己的敌人，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并使自己永远成为无可替代的科学世界观，永远是生气蓬勃的真理。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还说：“摩尔根是第一个具有专门知识而想给人类的史前史建立一个确定的系统的人；他所提出的分期法，在没有大量增加的资料认为需要改变时为止，看来依旧是有效的。”<sup>④</sup> 摩尔根提出的分期法，即以工具的发现和发明为标志，将原始社会划分为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又将这两个时代分别划分为初、中、晚三期。马克思和恩格斯都采用了摩尔根的这分期法。恩格斯又说：“新搜集的资料，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导致必须用其他的原理来代替他的基本观点。他给原始历史研究所建立的系统，在基本的要点上，迄今仍是有效的。”<sup>⑤</sup> 恩格斯的这几段话是九十年前说的。这里我们不讨论九十年来是否有大量增加的资料需要改变摩尔根的分期法，是否有新搜集的资料足以导致必须用其他的原理代替摩尔根的基本观点。这是专门家研究的课题。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是，恩格斯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而往往被忽视的观点，即历史研究必须从历史实际出发。任何原理、基本观点、即使是具有很

高权威享有普遍赞誉的原理，如果大量增加的资料认为需要改变的话，如果有新搜集的资料足以导致必须用其他的原理代替的话，那也必须改变，必须代替。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代替《宣言》初版时所说的“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如何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范例，也为我们树立了从历史实际出发研究历史的典范。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说：“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sup>⑧</sup>恩格斯在这里所强调的，仍然是研究历史必须从历史实际出发。

以前我们常常听到一种说法，研究历史要从无产阶级的政治需要出发。如果这种说法只是就史学研究中选择什么课题而言，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是以此回答史与论的关系问题，那就不确切了。在史与论的关系问题上，为什么不从历史实际出发呢？难道从历史实际出发会损害无产阶级的政治利益？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无产阶级的政治需要，必须立足于客观的科学的分析的基础上。无产阶级的政治需要是完全符合客观历史实际的，没有、也不可能有违背客观历史实际的政治需要。无产阶级的历史学必须是符合客观历史实际的，失去了客观性，就不成为历史科学，也不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当然也不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

也许有的同志担心，强调从历史实际出发会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要求阶级性和客观性的统一，要求理论和实际的统一。如果真想加强马克思主义在历史科学中的指导地位，就必须坚持从历史实际出发。

十年动乱期间，林彪“四人帮”那样肆意地篡改历史，这段历史虽然过去了，但教训是值得深思的。那些冒充马克思主义的货色为什么能够到处找到市场呢？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作为检验史学观点是否正确标准，不是依据客观历史实际，而是到理论、思想领域中去寻找。丧失了判断是非的客观标准，就为颠倒是非的史学谬论造成了广阔的市场。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正是从历史实际出发，在许多重大的历史问题上拨乱反正，把被“四人帮”篡改了的历史纠正过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从而逐步加强了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学中的指导地位。本来，马克思的学说，就是从历史和革命的实际中抽出来的总结。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不但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还可以防止把马克思主义僵死化、教条化，使马克思主义更具有生命力，更有战斗力，并在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向前进。

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许多重要的规律，已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揭示出来，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是他们并没有做完一切，还有许多共同规律尚未被揭示出来，有待后继者的努力。人类有几千年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区域，都有自己的历史。这些历史是千差万别的，绝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模式。我们除了研究它的普遍性、

它的共同规律之外，尤其要注意研究它的特殊性。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不注意研究特殊性，就不可能真正认识普遍的、共同的规律。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但决不是说它是包医百病的万应灵药。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历史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才算得上是真正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研究。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研究过若干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我们树立了如何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典范，也为我们树立了如何从历史实际出发引出正确结论的典范。但是，古今中外的历史，存在着亿万个为什么？亿万个是什么？亿万个怎么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为我们逐一作出标准答案。即使是他们论述过的，也不应该把其中的片言只语看作是现成的灵丹妙药。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那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sup>⑦</sup>这段话是1942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整顿党的作风》著名报告中说的。他说的那个“现在”，又过了四十年了。可是直到四十年后的现在，史学界仍有个别同志，竟多次在自己的论文中，用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摘引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词句。仔细看一看，摘引的许多词句，与自己想要论证的问题不相干，甚至相反。这种毛病，正是毛泽东同志

四十年前所批评的，“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不幸的是，这种“幼稚者的蒙昧”，在毛泽东同志提出批评之后四十年，仍然没有绝迹。这不能不使我们感觉到，在历史研究领域，必须强调尽可能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指导下，从历史实际中引出正确的结论。绝不能以引证马克思主义词句为满足，不顾历史实际，甚至根据随心所欲摘引的词句用以剪裁历史。这绝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郑重态度。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会走入歧途，甚至走向反面。九十多年以前恩格斯就告诫过：“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成为自己的对立面。”<sup>③</sup>

二十年前，我国史学界曾流行过“以论带史”的口号，首创者的本意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但是实践证明，自这口号问世以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在史学研究领域中并没有得到加强，相反地助长了从本本出发、从原理原则出发的倾向，甚至为了迎合某些似是而非的“论”，不惜剪裁历史。形形色色的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论”和十年内乱中五花八门的以假乱真的“论”，带出了数不清的荒诞无稽的“史”。这是史学界二十年来有目共睹的怪现状。经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回顾了自这口号问世以后二十年来的实践，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的角度考虑这个口号的是非，理所当然地否定了这个口号。但是，从理论上否定这个错误口号，并不等于在实践上已经正确解决了史和论的关系。应该清醒地看到在实践上正确地解决

比在理论上否定一个错误口号要困难得多。

我们一切干部包括史学工作者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的史学研究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史学工作者为人民服务，就是要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拿出符合客观历史实际的，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成果来。这样的成果，对于发展祖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对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对于广大群众了解祖国的前天和昨天从而认识祖国的今天和明天，都是有益的贡献。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必须忠于真理，尊重历史实际，坚持按历史的本来面目认识历史，反对以任何理由曲解历史。那种任意剪裁历史，借古喻今，美其名曰“古为今用”，甚或誉之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实践已经证明，这样做的结果，既违背客观历史实际，也必然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然也不符合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甚至给无产阶级帮倒忙。

新时期的历史学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肩负重要使命，要完成这个使命，必须挽回历史学在群众中被败坏了的信誉。这信誉多半是被那种观察风向剪裁历史的恶劣倾向所败坏的，而这种倾向又是在“史学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革命口号下膨胀起来的。其结果是不可能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sup>⑥</sup>历史赋予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埋葬人类最后一个剥削制度。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代表了人类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与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完全一般的。

它不需要、并且坚决反对对历史实际作任何剪裁。无产阶级所需要的是如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只有如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才真正符合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也正是无产阶级史学的基本要求。

学术中的自由讨论，批评、反批评、自我批评，这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推动力。学术界的自由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日趋活跃，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正在恢复和发扬，这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学术发展的希望所在。历史研究中当然有是有非，这种是非只有通过学术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而判断某一史学观点的是非，只能有一个标准，即看它是否符合客观历史实际，不能另立别的标准。权威人士的观点，多数人的见解，应该受到尊重，但不是判断是非的标准。少数人的见解，也应该受到同样的尊重，不应该因为赞成者少而轻易加以否定。是否真的错了，也应该以是否符合客观历史实际为标准。最近几年来，我们和国外学术交流日益增多，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或在报刊杂志上，中外学者之间，对某一学术见解，有批评、有赞扬，这是正常的现象。但是有的同志一听到外国学者的赞扬，便飘飘然，据此以为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得到了国际上的赞扬，成为国际知名学者了。这当然是不对的。也有的人持相反的态度，一听到某某人的观点受到外国学者的赞扬，便愤愤然，据此认定某某人的观点一定错了，因为它受到了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喝采。这当然也是不对的。这两种不正确的态度，看来似同水火，其实同出一源。他们都是把外国学者的评论，当作判断是非的标准，而不是以是否符合客观历史实际作为判断是非的标



准。其实，在外国学者之间，对于同一历史问题也持有截然相反的看法。受到这一部分学者赞扬的，却受到另一部分学者的指责。这如同我们对待外国学者的历史论著一样，有赞成，有反对。判断其正确与错误的标准，不论中国学者或外国学者，不论他标榜什么历史观，只能以是否符合客观历史实际为唯一标准，不能有其他标准。

实事求是，说起来很容易，也不见有人公然反对。但是在实践中坚持这一真理，比认识这一真理要困难得多。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史学界长期以来，在真理标准问题上，没有认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没有用唯物主义认识论正确回答史学方法论中的关键问题。在史学界流行的一些似是而非的口号，诸如“以论带史”之类，长期占指导地位。于是出现了以各种各样的“论”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某某权威人士一两句漫不经心的言论，某某权威报刊一篇评论文章，都可以成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而不管这些“论”是否符合客观历史实际。

还是另一方面的原因。历史是过去了的客观存在，它既不能复原，也不能在实验室里再现，望远镜、显微镜或其它观察工具，都不可能看到它的原貌。我们要认识它的本来面目，主要是通过前人遗留下来的著述及文书档案等文字记载。文字记载，即使是非常详细的文字记载，也不能当作历史实际，它只是客观历史实际的反映。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客观历史实际，这要看著述者在多大程度上突破了主、客观的限制。主观方面的限制，指的是各种各样的偏见，例如阶级的偏见，民族的偏见，不同政治派别的偏见，宗教的